

浙江乡村，在为垃圾探路

主编 邓国芳

有人说：“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。”

他们说：“农村本没有垃圾，垃圾是农村城市化的产物。”

两年前的冬天，本报记者毛广绘走进龙游贺田村，记录了这个小山村开展垃圾分类的种种探索与趣事。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妇张菊，因为垃圾分类做得很棒，还时常接受采访，频频出现在电视画面里。彼时，数百公里之遥的杭城，仍饱受垃圾分类之困，迷茫探寻出路。

翻阅近年来的报道，我们发现，在浙江，农村的垃圾分类，最早大约出现在5年前。宁海县桑洲镇的里山季村，在每户农家前，摆放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，由此拉开了浙江乡野垃圾革命的绿色幕布。

这种逻辑，似乎有悖于几十年来中国惯有的发展模式：城市文明渗入农村，改变农村。

然而，若对历史加以回望，这个问题或许不足为奇。

在纯正的农耕时代，垃圾从来都不是问题，因为根本没有垃圾。茅厕虽然简陋，但囤积的排泄物，都回归土壤分解，化为种菜种稻的有机肥料。剩菜、剩饭、剩叶，都由猪狗鸡鸭负责吃掉。秋收时节的秸秆，是家禽家畜过冬的温暖棉被，根本无需焚烧。老旧无用的木制家具，劈开当柴火即可。

然而，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程度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新鲜物品出现，既丰富便利了我们的生活，也让地球陷入垃圾之困的窘境。大约已有四五十年时间，农村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垃圾：旧的衣物、各种玻璃罐、农药化肥袋、塑料制品……

以往，每在台风季到来前，村妇们就把垃圾清运好，倾倒在河道两旁，让它随着洪水奔涌而去，消失不见。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，日积月累之后，终于造成今时今日很多乡村河道被垃圾填满、臭气熏天的结果。

当城市居民习惯把垃圾袋一扔，就解决“生活垃圾去哪儿”时，农村居民却开始为无处可去的垃圾头疼：不蹲茅厕，用上抽水马桶，但下水往哪里走？不养猪了，剩饭剩菜往哪里倒？不种菜不种稻，粪便去哪儿？形形色色的塑料袋，扔哪儿？总之，垃圾变成了大问题。

就在这个历史基点上，美丽乡村建设，把垃圾集中处理和分类的命题，抛给了浙江乡村。在余杭、桐庐、安吉、象山、龙游、仙居、东阳、遂昌……“村收、镇中转、县处理”的垃圾集中处理模式，逐渐开始推广开来，农村久无出路的垃圾，终于有了去处。

不过，当庞大的农村都加入垃圾集中处理的行列，垃圾填埋场的压力不言而喻。这时，各地又开始自我加压，趁热打铁，以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为目标的“垃圾分类”，逐步在浙江乡村探索实施。向往城市干净整洁面貌的农民，抱着纯朴而美好的愿望，被时代裹挟着前行，改造着老习惯与世界观。

换句话说，当下的农村，因为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双重转变，正在加紧构建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。浙江乡野的这场垃圾革命，也来得正逢其时。若加以正确引导，给以足够的政策与资金支持，相信在农村解决垃圾之困并非难事，也有助于让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得更加完美。而单从今天各地农村的实践成效而言，浙江“垃圾围城”的破题，或许会从“农村包围城市”开始。

核心提示：挥别农耕时代的浙江乡村，农民群体正历经着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双重转变。从曾经的茅厕改造成如今的垃圾分类，浙江农民所面对的，不单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内在需求，更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世界观的改造。单从各地农村的实践成效而言，浙江“垃圾围城”的破题，或许会从“农村包围城市”开始。



■ 样本调查

来自安吉彰吴镇2699户“泥腿子”的垃圾分类实践—— 分得好，点个赞

本报记者 陆遥
通讯员 邓懿 雷晓云

今年6月起，安吉彰吴镇活跃着一群“点赞员”。

46岁的农民沈朝东，负责给镇里的6个行政村点赞。在杨柳山顶的镇垃圾资源循环利用中心，他把一桶桶的厨余垃圾倾倒在分拣台上后，开始目测打分，记录在册。全是剩菜剩饭，给满分，打3颗星；有1-2个垃圾袋，给2颗星……他是镇里的厨余垃圾清运员。

64岁的农民朱求炎，负责给上吴村北片的80户农家点赞。每家门前都有个炭化木的垃圾筐，里面放着蓝、绿、黄3只垃圾桶。哪家垃圾分得好就给个“赞”，分得不好就给个“差评”。他是村里的保洁员。他是村里的垃圾分类监督员。

这个月初，上吴自然村44号的马贻芳，因为11月垃圾分类集齐20个“赞”，从村妇女主任张文秀那，喜滋滋地领回了奖品：一桶2L的“百事兴”牌酱油。左邻右舍有点“羡慕嫉妒恨”。

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彰吴，全镇85%、2699户“泥腿子”，合着时代的节奏跨入了垃圾分类的行列。“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起初，从常务副镇长朱红星到保洁员，再到村民，每个人都将信将疑，“城里人都做不到的事，我们怎能做到？”而如今，他们给彼此点赞，迎接美丽乡村建设的新一轮变革。

一年减量360吨

“厨余垃圾点赞员”的身份，让沈朝东很自豪。每天早晨7时，他穿上深蓝色的制服，启动他的电动三轮车，装上十余只空的垃圾桶，出门收集厨余垃圾。

依据全镇地形，先从12公里外的上堡村开始，大约8时多到达上吴村。上吴村位于大河口水库上方，13个自然村，2502人。村妇女主任张文秀介绍说，今年6月，镇里

推广垃圾分类，全村680户有554户响应，参与度达80%。

每家的垃圾桶都有编号，每村都有印着村名的专用桶，“垃圾实名制”，进行得很彻底。接下来，老沈还要依次经过民乐村、景坞村、玉华村，再抵达彰吴村，把今天收到的厨余垃圾拉到镇垃圾资源循环利用中心，进行最后的细致分拣。

点赞完，拉下闸门，厨余垃圾自动送进处置设备，48小时内就会变成咖啡色的有机肥。日前，镇里把肥料送到杭州去检测，如果各项指标达标，他们还想打出品牌，把它们卖出去，实现循环利用。

而早在老沈出发前2个小时，上吴村的卫生监督员罗玉胜就出门了，他的职责是监督大家把垃圾分类做到位。

接下来出场的，是身兼打扫、清运、收集厨余垃圾三职的保洁员。在上吴村，当了5年保洁员的农民朱求炎，拉着双轮车穿行在村北的农居小道间。每家每户的垃圾，都由他收集放在车上，尔后送往村中心的垃圾箱。车架上还绑着一个深蓝色的塑料桶。“那是收集厨余垃圾的。”老朱说，“以前人们乱扔剩菜剩饭、瓜子果壳，又臭又脏，很招苍蝇蚊子呢。”

“过去，农村垃圾‘自产自销’，现在的农村已和城市接轨，生活垃圾日益增多，无法消耗，垃圾分类十分必要。”朱红星表示，目前全镇有2699户农户已开展垃圾分类，按照每天回收厨余垃圾1吨左右计算，一年仅厨余垃圾即可减量360吨左右，明年3173户农户都参与的话，垃圾减量可达40%。

点赞兑奖争荣誉

下午3时，玉华村龙庭坞自然村，62岁的农妇钱金娥正在灶头边烧饭。今天家里来了小工，得早点把晚饭烧好。萝卜切块、肉切丝，煮成一锅，萝卜皮、烂菜叶，直接丢在身边的一个套着塑料袋的厨余垃圾桶里。

在彰吴，像钱金娥这样的农村妇女，成了这场农村垃圾革命风暴的践行者。起初，朱红星很担心，

农民的老习惯，是否就能轻易改变。但垃圾分类点赞法，把这种原本看起来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，变成了农妇们乐于参与的乡村卫生运动。

“每天给大家评分点赞，我做起保洁工作也更有责任感了。”朱求炎说，作为保洁员，每天要收集自己负责区域的各类垃圾，仔细检查垃圾分类是否正确，按好、较好、一般、差4个等级，每日给农户评分。在上吴村，每月集齐20个好评的农户，就可获得村里奖励的日用品。

不仅保洁员要给农户打分点赞，沈朝东还要给行政村打分点赞。老沈车上，放着一本册子，名为“彰吴镇各村厨余垃圾收集情况清册表”。“12月4日：彰吴村，85公斤，3颗星；玉华村，75公斤，3颗星……”翻开册子，每日每村收集多少垃圾，悉数记录在此，还按表现情况打分。

从册子可以看到，全镇6个村前几个月获得3颗星的并不多，从10月开始，各村垃圾分类的表现多为3颗星。“经过几个月努力，大家分得挺不错了。”老沈笑了，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。

村庄间也在较劲。朱红星说，一个村每天都有“好”，则这个月获得一个“赞”，全年集满10个“赞”，结合县里的长效管理督查，确定给予奖励。奖励以实施垃圾分类户数为标准，给予300元奖励/户，每个“好”，相应减少50元/户，最少不低于100元/户。

村貌整洁商机来

行走在玉华村龙庭坞自然

村，浓烈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。去年，垃圾分类在龙庭坞试点，如今这个村庄的环境，在彰吴镇首屈一指。

今年5月，在镇上开了20多年饭店的乡村人邱杨志，决定重返龙庭坞。他把空置多年的老房整修好，挂起农家乐的招牌。还特意做了两个沉淀池，让厨房下水经过沉淀处理，再排入山涧小溪。

在村中采访时，他还领着我们去实地踏看沉淀池，并带着我们去看了屋后清澈见底的溪流。“你们看，我们龙庭坞村庄环境好，农居整洁，水干净，空气好，一定会吸引更多人，我搬回来肯定没错的。”老邱自豪地说。

村支书邱兴平，最能体会垃圾革命的意义。2008年，安吉开始建设美丽乡村。思路敏捷的他，积极争取资金，和村民共同努力，把玉华村建设得古朴美丽。这个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山村，还早流转好土地，等待工商资本的青睐。

今年8月，玉华村的等待终于有了音讯。杭州翠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，租下玉华村81亩土地，准备种植蔬菜，开设农庄，打造休闲农业观光园。而安吉山屿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，还意向投资8000万元，在玉华发展农业观光和养老事业。“看中的就是村庄生态环境，和村民的良好文明素质。”邱兴平说。

垃圾分类的背后，藏着山乡人的雄心。朱红星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明年，我们要让垃圾分类在全镇100%推行。通过垃圾分类，减少农村废弃生活垃圾总量，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率，最终将彰吴打造成最具特色的人文休闲旅游名镇。”

■ 他山之石

上胜町，一个把垃圾分类“玩”到极致的山村，来到这里，你能体会到，垃圾分类没有细致，只有更细致。

“玩”垃圾的上胜町

周观明

很多到过日本的人都说，要在日本生活，首先必须学会扔垃圾。

上胜町是日本四国最小的町。位于德岛西南的四国山脉上，面积109平方公里，85.4%的面积为山林，在海拔100米至700米的高山上有55个村落。上胜町人口偏向老龄化，该地现有户籍人口1886人，老龄化率达到48.83%，近一半人口为老年人。

上胜町有“日本最美乡村”之称。与此同时，上胜町也是全球知名的把垃圾分类“玩”到极致的山村。在这里除了把含水的厨余垃圾全部再利用外，其他生活垃圾分类竟然达到34-35种之多。

上胜町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镇，以往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是传统的荒烧和工业焚烧，丢弃在山林里的垃圾也不少。1997年日本实施《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》，当地开始将垃圾分为9类进行回收。1998年分类达到22种。由于垃圾分类成效显著，2000年12月该地服役的2台垃圾焚烧炉正式关闭。2001年该地更是提倡把垃圾分类提高到35种，2002年将“塑料瓶类”和“塑料制包装容器类”合并为一种，要求所有町民把垃圾分类到34种，成为日本垃圾回收最细致、回收率最高的地方。据统计，上胜町可再循环利用的垃圾已占垃圾产出量的80%。

尽管如此，上胜町的垃圾分类之路并没有就此止步，2003年9月他们在全日本第一个发布了《零垃圾（零废弃）宣言》，提出继续深化垃圾再利用再资源化，在2020年之前放弃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。在上胜町的带动下，日本福冈县三潆郡大木町等都纷纷提出零垃圾政策。

但“如何正确扔垃圾”，则是日本国民的“必修课”，他们从小就从家长和学校那里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。如果他们不按规定处理垃圾，往往会受到政府人员的劝说和周围舆论的压力。因此，正确收集和处理垃圾是每个家庭的“规定动作”。

当地居民扔垃圾也是一丝不苟的，在上胜町唯一的日比谷垃圾收集站，前来参观的人往往都会被前来这里扔垃圾的町民所感动。回收站除年末年初外，每天上午7时到14时都开门收垃圾。居民或开车或步行把垃圾送到这里，再严格按照分类标识和说明，分门别类，不厌其烦地把垃圾一一投放到不同的垃圾箱和分类区，其认真程度可以媲美于学生考试做题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们会把瓶瓶罐罐、衣物、塑料等清洗干净再送来，对充气的瓶罐，还特别在其上扎个洞，以免在处理过程中发生意外。

在上胜町的垃圾分类实践中，你时刻会感受到日本人对规矩、制度、法规遵守的重视，感受到一种自加压力、精益求精的精神，“逼”自己不断“创造”奇迹的意志。这种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的精神，正把日本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“挤逼”到资源大国的行列。

摘自《绿色经纬》



点点指尖，回到老家
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
官方微信平台。

吴雄伟 制图